

石头相亲

福建 文学创作丛书

何泽沛



7.7
2

1985年·福州·

何泽沛

石头相亲

石 头 相 亲

何 泽 沛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5.333印张 2插页 83千字

1986年6月第1版

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550

书号: 10368·169 定价: 0.85元

目

录

风暴	• 1 •
围裙	• 20 •
陈响钟一家	• 34 •
两个年轻人	• 63 •
夜车上	• 79 •
移山填海的人	• 100 •
渡海	• 128 •
满月酒	• 146 •
石头相亲	• 166 •

后记

风 暴

一

一连三十几个大晴天，炙人的烈日，把田里的水晒干了；田里的稻子，却是越晒越茁壮，远远望去，一片耀眼的金黄色，微风掠过，漾成时起时伏的波浪。

“多么喜人的庄稼呵！十几年没有见过的大丰收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台风来侵害。”区里的吴同志亲切地望着路边的稻田，更加快了脚步。他要把台风侵袭的消息赶快传达到乡里，传达到各个村子。

正午十二点，区里接到县城电话，说是据

农业厅急电，今夜台风将到达本县各地，今晚争取把早稻割完，以免遭受损失。这时，区里同志正端上饭碗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便立即分头向各乡通知去了。吴同志是其中的一个。

吴同志在一棵树下停了一停，擦着满头汗，喘着气。他看见了路旁的甲山村，他想：是不是顺路先通知这村子呢？这村子离乡政府有五、六里，要乡政府再差人来回走十来里，不如乘便通知一声，自己跑快一点就抵上了。于是很快地他就进了村支书的家。

村支部书记郭再兴刚吃好饭，迎头碰着吴同志，他以为出了什么事，一把拉住吴同志问道：“你怎么啦？这么大日头，往哪里去看，累得这个样儿！”

吴同志让跳得怦怦响的心稍微平静一下，便把台风侵袭的消息讲了一遍，要郭再兴马上动员全村，争取今晚把早稻全部割完。

听见区里来了同志，郭再兴老婆把一碗深红色的茶端出门来，吴同志已经边说边走地去了好远，急得她赶忙追上一步。

“嗨，这么大热天，我说，同志，你喝口茶再走呀！”

“事急，不喝啦，快动手割稻。”吴同志只转过身来挥挥手，跑步一样上了对面的山坡。

郭再兴老婆还舍不得把茶端进去，她恨不得追上去把茶送给这位同志，好让他清凉清凉，她端着茶碗着急地说：

“嗨，我说呀，这些同志们都好，就是待自己不够好，这么大热天跑急路，不喝水，会中暑的。”

“那你怎么不早端出来呢。”郭再兴向自己老婆埋怨了一句。

这一下她可更急啦，她又是后悔又是自责地说：“谁知道他连屋都不进，嗨，我要是早知道他这么急，我就连壶提出来；那又不好看，人家同志谁对着壶喝水……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人家走远啦，快去找好镰刀，马上割稻；我去通知大家。”郭再兴说了就走。

二

午后的田间，吐散着窒人的泥土气，晴朗

的天空，象抹布抹过似地，没有一块游云，也没有一丝凉风，太阳晒得人发昏。

听说要有风暴，尤老二眯着眼看了看天，据他的老经验，他不相信会起风。正想说些什么，看见老谢拿着镰刀走过来。

“老谢，你也沉不住气啦！”

“我……我也是在想，哪会有这么巧，今夜准起风！老二哥，你好好看看，会不会……”

尤老二打断老谢的话，口气坚决地说：

“不会，这个好天还会有风！你想想，晴了好多天啦，今天这日头比昨天还凶着呢。”

老谢有些迟疑，他的早稻晚些，才八成熟，他打不定主意。

“老二哥，你是老经验，刮风下雨都有个准头，你看，要是没有风，我就等个五、六天。”

尤老二被老谢这一恭维，心里乐滋滋的，更露出满有把握的神气。他就是这种人，吃软不吃硬，顺着他讲，越说越顺畅，要是跟他反着来，那就走不上三步就碰头，条条路不通，是顺毛驴的脾气。他有一套测风算雨的“老经

验”、“老眼法”，有时也就被他硬犟犟对了，因此他就自以为是。真要是犟错了，可也不认输，硬犟到底。所以，村里一些年轻人背后就叫他“尤老犟”。

就说去年郭再兴结婚吧！日子是正月初七，为农闲，甲山村开办了个冬学，女方一心想过来赶上冬学，三言两语就定下了这个日子。尤老二一听先是晃头，随后说：“不是好日子、喜事吗，要吗就在腊月，这叫‘添丁添福’，要吗就推到二月，二月能抬头，万物更生，天公响雷，地母翻身，好季节。”郭再兴听见，心里笑笑，忙自己的去了。赶巧结婚这天，从早到晚雨下个不停，新媳妇倒很新派，打把雨伞就进了村子。既没有花轿，又没有听见吹吹打打，只听见哗哗啦啦的雨声。尤老二就断定说：这是歪兆头，两口子非闹翻不可。

半年过去了。郭再兴两口子平安无事，感情特别好。尤老二又想出新的反对的理由，说是不会有后代。过罢年，第一胎是个双生，两个白胖小子，区政府还送些鸡蛋啦挂面啦来贺喜。这也是桩新奇事，老百姓生孩子，公家送礼，尤老二没见过，一时想不透这理。可他的

老伴瞎婆子揣摸出个道理，她说：“这是人民的政府吗！人民政府爱百姓，就好比娘疼自己的闺女一样。”尤老二先是不屑理睬，随后又愠怒地叱责了瞎婆子，因为他察觉出瞎婆子又扯到他们大女儿生孩子的事上了。

本来，他家的两只母鸡，在瞎婆子知道女儿怀孕那时，就声言等女儿生了外孙，就要把鸡送去，可是没等女儿生下孩子，母鸡已被尤老二在过春节时杀了敬神祭祖宗了。直到现在，外孙会说会跑了，瞎婆子还常常用这件事来证明老头子不如她疼女儿。尤老二虽然气粗瞪眼地叱责他老婆，可是妇女会主任小银倒很夸赞瞎婆子，这使尤老二更加不高兴。但不高兴，并不改变他的犟劲，反而加强了他的犟劲。

.....

“风在哪？有风，我尤老二还看不出来，亏你种了二十年庄稼，尽跟在毛孩子屁股后头打转转。”

尤老二为着使老谢确信，接着感叹似地回忆少年时候他跟老爷爷下海捕鱼的情形：“下海得看是什么季节，得看日头，云彩，风向，

潮水，凭着三十几年的眼力，要有风，我早瞧出动静来了。就说往年，这时候也没刮过大风，这个好天，要是起风，真算稀罕透啦。”

老谢随着点了点头。他俩是从小的朋友，说起来还有点亲戚关系，而他没有和人顶嘴的习惯。虽然他近来也不象以前那样相信尤老二，可还是没主见，象墙头上的草，风吹两边倒。他觉得郭再兴他们没弄错过什么事，听说还是区里同志来告诉的；不过被尤老二说了几句，又觉得有理。他暗暗地盘算着：要是象尤老二讲的没有风，再等几天就会多打二三十斤；要是真象郭再兴讲的来了风暴，那就一半也收不上了。他下不了决断，只好向尤老二追问：

“二哥，凭你的眼力，你好好看看，要是没风，我就等……”

“我要是哄你，不是连我自己也坑了吗？咱们两家的田是同一天插的秧，如今都没熟透，要是再等几天，就能多打几十斤谷。凭我这点子老经验，今夜就是没问题。三十年前我下海时，这群年轻人还在娘肚子里呢！”

老谢一看尤老二越说越有劲，恐怕又要上

火了，就没敢往下问，搭讪了几句，回家去了。

三

中午过后，太阳的热气渐渐减退了一些，一阵柔和的海风吹过来，田野里显得清爽了许多。人们都下田收割，连小学校的老师们也带了几个学生赶来帮助割稻，田野里便有说有笑地热闹起来。老谢听见这消息，心里一惊，便又去找尤老二。看老谢的慌张神色，尤老二先开了口：

“老谢，你真象热锅上的蚂蚁，东窜西跑难安身……”

不等尤老二讲完，老谢拉住他走到门外用手指指说：

“小学校的先生学生都来啦，在帮助收割呢！”

“在哪？”

“跟郭再兴讲话的不是王老师吗？几个学生割着还唱着，听……”

……六月的稻儿香呵，
农民下田忙，
为的是割完早稻插晚秧……

轻风送来歌声，夹杂着阵阵稻香。

尤老二点了点头，感慨地叹了一口气，他想：捉虫、抗旱、刮风，政府全都操心；割稻，念书人也下手；年头可真是“变”啦，跟早先全不一样，完全变了，变得厉害。心里一阵不安。

“二哥，割吧？”

尤老二没作声。

“老师们下了手，怕会真是有风。”

尤老二出神的望着田里的人们，默默地没作声。

“要是遭了风打，自己吃亏，还得让人家笑话。”老谢嗫嚅地说。

“笑话？”一股子无名火冲上尤老二的头，象受了冤屈，丢了丑，很不自在，只好用愤怒来坚持到底。心想：“这时候去割才要被他们笑话呢。人家该说，‘瞧，尤老二的老眼力也不管用啦，还说在海上闯过好多年呢！’”

于是他说：“我这老眼法从小在海上练出来的，海上的风，哼，来的快，去的快，没有个准头那还行。”

老谢的手想去拿镰刀，脚又舍不得走，他信任郭再兴，又盼望尤老二的眼力能灵验，好让他多收些稻谷，思绪纷乱，越想越糊涂。

尤老二看看天，天还是光洁白的，他益发认为自己的看法不错，可是老谢还是这样犹疑不决，他简直要起火了。再想想自己虽看准了，不会起风，可是郭再兴要是知道他不预备收割，必然还会来纠缠他，因此他突然生了一计，索性躲到镇上女儿家里去。

四

约摸半夜时分，风暴从海洋爬上了大陆，它先是微微的，嬉弄着新生的树叶；挟带着从海洋攫取来的水湿气，象无心的花匠一样，三点两点的洒着雨点，驱散了六月的闷热，使大地遽然变得有些凉意。

当人们还来不及关好门窗，夜宿的鸟儿还辨别不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什么，风暴就象

是一只愤怒的老虎，开始呼啸起来。于是树枝竹竿互相碰撞着；门窗椽柱被推得吱吱发响；而沙土木屑，就被抛在空中，游荡着，重新落下来时，已经过了一条河，或是到了另外一个村庄。

在空荡荡的夜空，风暴尽情地奔腾着，叫嚣着，如同发了疯的野兽，急急向前追赶，追赶。

一阵紧一阵的风声，终于把尤老二惊醒了。他侧耳听了听，心里想，半夜的风，常有的事，满不在乎地翻了个身。刚刚合上眼，镇上的碾米机“咔”地一声停了下来，电灯也全熄灭了。门被撞击了一下，“吱呀”一声打开了，接着飘进几点雨，落在尤老二的脸上，凉凉的。尤老二猛地坐了起来，顺手抓着一件衣裳，冲出门去，跑向镇外。

门外一片漆黑，粗犷而有力的风暴，正无情地鞭打着原野，墙边的一棵大槐树，疯狂地摇着茂密的枝叶，象是一头受伤的怪兽，拚命的喘息着。

“风暴。”他对着黑暗的旷野尖声喊着，紧张的心被自己的喊声弄得扑通扑通直跳。

他站在睁不开眼睛的风雨中，脑海里一下记了起来：没有收割的早稻，喜人的庄稼，一年起早歇晚的血汗……可是，都完啦，都完啦，被这阵恶风吹完啦。风暴呵，它偏偏和我做对！

他又想起了老谢，这没有主意的老实人，上了自己“老经验”、“老眼法”的当，放着粮食不拿，白白让风刮跑，一家人老老小小，怎么过活？这是他吹的牛，夸的口，这是他双手把老谢一家人往黑洞里按：“尤老二，你算是什么人……”

他不敢再往下想，向前跑去。可是才不到几步，就被什么东西挡住了，接着有力地把他的向后推，他无可奈何的退了回来，疲乏的倚在门边，求饶似的说：“风暴呵，快停下来吧，停……下来！我害了自己，又害了老谢，风暴呵，你要活活吹死我尤老二了。”

一阵狂风，一阵骤雨，越来越猖狂，越愤怒，叫啸着，奔跑着，践踏着沉睡的原野。这是一个凶狠的强盗，在稻熟的季节，来掠劫农人的果实。它那一声紧一声的吼叫，简直把尤老二不安的心撕碎了。

在不停的风雨吹打中，尤老二悔恨交加地捶着头，平素埋在心里的事一件一件浮在眼前。

共产党从死坑里把他救了出来，分田分房，桩桩事都为老百姓打算；领导着捉虫，防旱，选种，为的啥呢，还不是巴望穷人吃饱穿暖，把日子过好些。凡是讲出来的事，哪一件不是千真万确。可是他自己爱逞能使犟，自认为经得多，见得广，有一套。这老一套可就是不争气，真叫瓦罐底透了亮，一个钱不值。说是夜里风，风就在三更头上扑来了。这一下什么都完啦，自己摔了交，还把老谢拉下来，有什么脸见人，又有什么脸见老谢。

吼叫着的风暴，雨一阵，风一阵，紧一阵，慢一阵，弄得他心里七上八下，直在路上发楞。

女儿把他喊回屋去，奇怪地问他怎么眼睛象流了泪。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竟落下了眼泪，慌忙用袖头擦了擦，说是风吹的。但是当女儿听到还有早稻留在田里，她已经明白了八成，不胜惊惶地说：“我们镇上吃罢午饭就有人打锣报告，怎么村里就没有人去报个